

全球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中复苏的进程仍然缓慢且不平衡。尽管全球经济在今年早些时候展现出了韧性——经济重新开放带来了增长反弹，且通胀自在去年达到峰值后已有所下降——但现在放松警惕还为时过早。经济活动仍不及疫情前的水平（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），各个地区的分化日益扩大。多个因素正在阻碍经济复苏。其中，部分因素反映了新冠疫情、俄乌战争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割裂的长期影响；其他因素则更具周期性，包括为降通胀而收紧的货币政策、在高债务环境下取消财政支持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因素的影响。

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.5%放缓至2023年的3.0%和2024年的2.9%。这些预测值仍低于3.8%的历史（2000-2019年）平均水平，且2024年的预测值较2023年7月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更新下调了0.1个百分点。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2.6%降至2023年的1.5%和2024年的1.4%，其中，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强于预期，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弱于预期。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小幅放缓，从2022年的4.1%放缓至2023年和2024年的4.0%，其中2024年的预测值下调了0.1个百分点，反映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危机。全球经济的中期增速预测值为3.1%，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，有关国家追赶更高生活水平的前景不佳。预计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.7%稳步下降到2023年的6.9%和2024年的5.8%。但2023年和2024年通胀预测值被分别上调了0.1和0.6个百分点，并且预计多数经济体的通胀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。

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比六个月前更加平衡，这是考虑到美国债务上限的紧张问题得以化解，且瑞士和美国当局采取果断行动遏制了金融动荡。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已经下降，但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下行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危机可能加深并产生全球溢出效应，特别是影响到大宗商品的出口国。在其他地方，正如第二章所述，短期通胀预期已经上升，加之劳动力市场趋紧，可能导致核心通胀压力持续存在，为此需要维持高于预期的政策利率。若出现更多的气候和地缘政治冲击，则可能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。正如第三章所述，地缘经济割裂的加剧可能会限制各个市场之间的大宗商品流动，导致价格出现更多波动，并增加绿色转型的复杂性。在偿债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，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或很可能陷入债务困境。

政策几乎没有失误的余地。中央银行需要恢复价格稳定，同时需要在需要时使用政策工具来缓解潜在的金融压力。正如第二章所述，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沟通对于锚定预期、尽可能减小降通胀的产出损失至关重要。财政政策制定者应重建预算空间以获得回旋余地，并在保护脆弱群体的同时取消缺乏针对性的措施。为减少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而实施的改革（如鼓励劳动力市场参与等）将有利于通胀平稳降至目标水平并帮助削减债务。在解决债务问题方面，需要更快、更有效地开展多边协调，以避免陷入债务困境。另外，还需要通过合作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加快绿色转型，包括确保必要矿物的稳定跨境流动（如第三章所述）。